
明史

明史卷二百廿八

列傳六十九

方瑛都督政之子正統初以舍人從父征麓川敢深入上江還賊賊兵四集政知援絕急遣瑛瑛泣請回還而政兆去之遂突陣死瑛發憤哭報父讎初襲金吾右衛指揮使論政死事功遷都指揮同知六年從王驥征麓川賊既敗遁復渡出官兵後瑛率兵六千

窮爪賊壘賊渠衣黃衣方指揮帳中瑛直前左右蕩擊斬馘數百人相躪及投崖谷死者無算遂平其地進都指揮使尋復從驥破貢章沙壩阿嶺諸蠻進都督僉事涖後府事十二年充右參將協守雲南明年復從驥征麓川破鬼哭山大寨賊遠遁師還留鎮雲南尋進都督同知景帝嗣位京師急備禦廷議以瑛有將畧命都督毛福壽代還甫抵京而貴州羣苗叛攻圍新添平越清平興隆諸衛道路梗絕驥請瑛還討遂拜右副總兵與保定伯梁珤侍郎侯璡次第破走之進右都督復與璡攻破賞改諸砦擒偽苗王王

阿同等三十四人璡卒都御史王來代督軍務分遣
擊賊於香爐山瑛亦自龍場大破之瑛為將紀律嚴
賞罰信臨陣勇敢尤善撫士士皆樂為用所向有功
朝議深許之景泰三年秋來劾奏瑛違法事兵科駁
其誣于謙亦言瑛謀勇冠諸將即微過當優容不
宜訐構是非帝遂置不問及來等召還命瑛鎮守貴
州其冬率師討白石崖苗賊俘斬二千五百人招降
四百六十砦境內大定論功進左都督五年四川草
塘苗賊苗龍章保作亂自稱平天大王剽掠播州酉
陽黃灘諸處瑛與巡撫蔣琳會川兵進剿大破之賊

覺皆就縛因分兵克中潮山及三百灘乖西谷種乘
立諸寨執偽王谷蟻汀等斬首七千九百有奇詔封
南和伯是時瑛威名甚盛廷臣言宜委以軍旅明年
琳奏瑛前守貴州邊境寧謐苗蠻畏服今官民軍吏
咸思慕瑛乞遣還鎮帝不許未幾湖廣苗叛拜瑛平
蠻將軍率京軍討之帝既遣瑛密使御史張鵬偵其
後還奏瑛所過秋毫不犯帝大喜七年賊渠蒙能率
衆六萬攻平溪衛都指揮鄭泰等擊却之能中火槍
死瑛遂進軍沅州連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砦獲首
功三千二百級與尚書石璞移兵夫柱分擊天堂諸

砦復共破之克砦二百七十禽僞侯伯以下一百缶
叅斬首七千四百還所掠人口時英宗已復位捷聞
詔瑛還命瑛留鎮貴州湖廣瑛討蒙能餘黨克銅鼓
藕洞諸砦一百九十五獲首級二千八百有奇俘賊
帥及其妻孥五百餘人草洞上隆諸苗咸斬賊渠詣
軍門納款帝嘉其功進爵侯天順二年東苗干把猪
等僭僞號攻劫都勻諸衛命瑛與巡撫白圭合雲南
四川湖廣貴州軍討之明年瑛等攻克六百餘砦俘
斬近二萬人遠方悉定平苗之功前此無與比者尋
卒於鎮年四十五帝震悼賜謚忠襄瑛天資英邁驍

若兵法常上練兵法及陣圖老將多稱之爲人僉憲謙和不伐所至鎮以安靜民思之久而不忘子毅嗣伯爵服內姦父婢恐從父瑞發其端誘祖母誣瑞不孝坐奪爵閒住卒子壽祥嗣爵正德中歷鎮貴州湖廣傳爵至明亡乃絕

陳友其先西域人家全椒永樂初爲驍騎右衛騎卒宣德中積功授百户正統元年以千户同指揮康能使瓦剌還進指揮僉事二年再使以其貢使偕來進馬駝六千餘匹遷指揮同知明年往賜順寧王脫歡彩幣復以千餘人偕來進馬駝萬餘匹遷都指揮僉

事自是頻年奉使以勞再遷都指揮使九年充寧夏遊擊將軍與總兵官黃真擊阿良哈獲人口四百馬駝牛羊萬餘進都督僉事未幾率師出塞招答哈卜等四百人來歸被奬賚景帝即位進都督同知征湖廣貴州苗賊尋充左叅將守備靖州景泰二年偕王來等擊賊香爐山友自萬潮山入大破之留鎮湖廣論功進右都督四年春苗賊出掠古城地湖友奏擊斬五百餘級五年又奏破婁羅紋洞及清水江苗賊斬首三百餘都指揮戚安等八人戰死兵部以將士死傷多疑首功不實而銅鼓衛都指揮僉事蔡昇亦

奏友欺妄乃命總督尚書石璞廉之璞言友斬僅三十四人陷將士至千四百人宜治罪詔令殺賊自効天順元年隨方瑛征天堂諸苗大獲命充左副總兵仍鎮湖廣已又偕瑛擊破蒙能餘黨召還封武平伯予世券孛來犯邊充遊擊將軍從安遠侯柳溥等往禦明年友率都指揮趙英等與戰賊敗遁已而再犯鎮番復擊却之俘斬百六十人賜勅獎勞尋佩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寧夏寇先是寇大入甘凉恣殺掠溥及甘肅總兵官衛頴等不能禦惟友稍有斬獲至是巡撫苗釗列上諸將失事狀乞普加黜罰兵部請免

发罪詔并宥溥等三年召還進侯明年卒傳子能至
孫綱弘治中請友贈謚詔贈沔國公謚武僖綱傳子
勲及熹嗣嘉靖中卒吏部以友征苗功多冒濫請停
襲帝不從熹子大策復得嗣至明亡乃絶
孫鏜字振遠東勝州人濟陽衛指揮同知用成國公
朱勇薦進署指揮使正統末擢都指揮僉事充右參
將從總兵官徐恭討處州賊葉宗留敗賊黨金華復
進破之爲龍巖會英宗北狩召還超擢都督僉事與
三千營也先將入犯進鏜右都督充總兵官統京軍
卅萬禦之紫荆關將發寇已入遂營都城外寇薄德

勝問爲于謙等所却轉至西直門鏜與大戰斬其先鋒數人寇稍北鏜逐之寇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都督高禮與毛福壽來援禮中流矢會石亨分兵至寇乃引退詔鏜副楊洪逐之戰于涿州砦溝頗有斬獲師還仍典營務景泰初鏜擧都指揮李奇本營把總爲楊洪所劾下獄會石亨出巡邊以京營需才請赦鏜侍郎江淵亦言城下之役惟鏜戰最力乃釋之三年冬充副總兵協郭登鎮大同登節制嚴鏜不得逞遂欲分軍且令其子百户宏侮登帝屢降勅切責械治宏竟以鏜故貰之五年召還典三千如故英宗復

辟以迎駕功封懷寧伯尋予世券天順五年甘肅告
警詔鏜充總兵官帥京軍往討將陛辭宿於朝房夜
二鼓太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反其部下都指揮馬
亮告變于恭順侯吳瑾瑾趨語鏜鏜急草奏叩東長
安門自門𨻶投入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守皇城諸
門鏜走太平侯張瑾家邀共擊賊瑾不敢出鏜倉卒
復走宣武街急遣二子輔軏呼征西將士紿之曰刑
部囚反獄獲者重賞衆稍聚至二千人始語之故時
已黎明遂率擊欽欽方攻東長安門不得入轉攻東
安門鏜率兵追及賊稍散軏遇欽斫欽中膊軏亦被

殺欽知事不成竄歸其家猶督衆拒敵鏜力戰至晡始定論功第一進爵世侯仍典三千營贈軏百户世襲鏜麄猛善戰然數犯事初賄太監金英得遷都督事覺論斬景帝特宥之至是受將士賄累千金坐解營務及府軍前衛事猶掌左府憲宗初中官牛玉得罪鏜坐與玉爲婚停祿閒住鏜尋陳情予半祿已復自陳功狀乃給全祿如初成化七年卒贈溧國公諡武敏子輔請嗣侯吏部言奪門功例不得傳世帝以鏜捕反者命傳襲子至孫應爵正德中總督團營四傳至曾孫世忠萬曆中鎮守湖廣總督漕運凡二十

年又三傳至孫維藩流賊陷京師被殺
董興長垣人初爲燕山右衛指揮使累遷署指揮同
知正統中新建伯李玉等舉興將才進署都指揮使
京營管操復用薦擢署都督僉事充右參將從寧陽
侯陳懋討鄧茂七破其餘黨於建寧進都督同知廣
東賊黃蕭養者南海人眇一目有智數與同輩爲盜
繫都司獄踰年所卧竹床忽青漸生葉其黨以爲瑞
皆賀蕭養因相煽誘謀不軌使人潛納利斧飯中同
繫百七十人悉破械出劫庫收兵仗嘯聚海濱旬月
至萬餘人攻圍廣州官軍出擊輒敗安鄉伯張安都

指揮王清皆死賊勢愈熾衆至十餘萬遂僭稱順天王建元署百官僞尊其父大綱爲太王立其子貳仔爲太子詔拜興左副總兵調江西兩廣軍往討而以侍郎孟鑑贊理軍務興用天文生馬軾自隨至江西夜半聞鷄鳴興問是何祥也軾曰鷄鳴不以時由賞罰不信也願公嚴軍令無擾興累戮而不能戢下故以是戒之至清遠峽有白魚躍入舟軾喜曰此賊授首徵也景泰元年二月抵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張而我徵兵猶未至諸將請更濟師軾曰兵貴神速濟師則緩廣民延頸久矣顧徵狼兵驍悍往擊猶拉朽

再與從之相持未戰有星墜河南岸軾占之曰必破賊既而兵大集進至大洲頭擊賊大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進充三山及大良堯北水諸堡發其墳墓餘黨悉平俘偽太王大綱偽太子貳仔國公曾賢等百三十餘人皆伏誅論功進右都督留鎮廣東三年以寬縱為給事中黃士俊所劾降為事官立功明年復職久之召還分督京營與中官曹吉祥結為姻冒奪門功封海寧伯未幾充總兵官鎮遼東予世券已而例革奪門者爵與以守邊得免吉祥反誅乃奪與爵仍右都督發廣

西立功未幾以錦衣指揮吕貴薦召還復爵總兵宣府再予世券憲宗嗣位罷還停世襲家居十餘年卒曹義字敬方儀真人襲父職爲燕山左衛指揮僉事累功至都督僉事充遼東副總兵正統三年冬代巫凱爲總兵官凱名將在鎮十餘年境内寧謐義承後廉介有守號令嚴明遼人安之而部下有不恱者奏義酷害軍士已又舉其違法事朝廷知義無大過令自陳宥之七年兀良哈犯廣寧前屯殺掠百八十人被詔切責命都御史王翺往飭軍務詰義死罪狀頃之義等獲犯邊孛台等獻於朝適三衛部長俱來貢

部獲孛台等於市令衆觀之以爲戒自是義數與兀良哈戰九年春會成國公朱勇軍夾擊斬獲多進都督同知十二年春出廣寧塞巡徼見兀良哈賊匿林莽中圍而擊之俘斬百餘人進右都督十四年追賊開原塞外旣又出廣寧遇賊接戰旋師廣平山迴擊賊躡後者皆敗之禽百餘人以還進左都督義部將施聚其先沙漠人居順天通州父忠起燕山衛卒積功爲金吾右衛指揮使從成祖北征至飲馬河陣沒聚嗣職從北征至得勝口禽可可帖木兒宣德中備禦遼東累擢都指揮同知以義薦進都指揮使守備

義州義與兀良哈戰聚皆從以功累官右都督景帝立充右副總兵仍守義州也先逼京師詔聚與左副總兵焦禮入衞聚聞命慟哭即日引兵西部下進牛酒聚却之曰天子安在吾何心饗此比至寇已退乃還而義守邊可汗脫脫不花別以三萬騎入義不能禦遂深入攻毀屯堡八十餘掠官吏軍民萬三千人馬牛羊倍之兵部尚書于謙等請治罪景帝以時方多故不深責但奪半歲俸已而賊復入掠義敗之連州還所掠人口千七百有奇時賊勢盛義等竭力捍禦所獲十餘級而已英宗復辟召還義守邊垂二十

年無失執聚以勇敢稱官至左都督然爲義裨帥未嘗特擬值英宗推恩特封義豐潤伯聚懷柔伯皆予世券天下以爲濫義居四年卒贈侯諡莊武繼室李氏殉詔旌之孫瑛嗣坐居喪納妓爲妾下詔獄奪冠帶習禮國學踰年復之成化中坐與泰寧侯陳桓等集修武伯沈煜家雜僧妓飲酒俱下獄停祿一年卒子禮嗣弘治中總兵貴州賊婦米魯叛被劾罷還久之卒傳子棟及松松嘗協守南京改鎮兩廣聚後義三年而卒贈侯諡威靖再傳至孫鑑成化中坐納賂贓死奪爵謫貴州立功遇赦復爵卒子瓚嗣正德初

總兵賓州卒弟瑾嗣義三傳至棟聚四傳至瑾皆在嘉靖之時吏部皆言不當復襲世宗不許傳爵至國亡乃絕

衛顯守源正都督青子也正統初襲父職濟南衛指揮使久之統班軍备上較騎射優等擢署都指揮僉事土木變作奉詔率師入衛予實授頃之進都指揮同知以石亨薦擢署都督僉事管五軍右哨論黄花鎮功并平及西直門禦寇功累進都督同知涖事後府景泰二年與都督范廣陶瑾郭瑛張義押妓勤都指揮穆晟置酒為校尉所緝被劾得宥于謙爭之稍

國朝秉忠臣守抗戎嘗胆之將顏等謬以凡材被
重爵名教驟欽敷慶白事酬欽上華朝恩下失士望
色禍荷極邊贖罪不聽明年充京營右副總兵領右
哨如故尋命協鎮宣府備也先踰年召還天順元年
以奪門功進左都督既而石亨復薦言遂封宣城伯
予世券尋充總兵官鎮甘肅明年孛來擁衆大
入顏不能禦遂肆掠涼州永昌莊浪山丹甘州之境
公私畜產俱盡自蘭縣抵甘州道路梗塞時安遠侯
柳溥等四大將禦寇皆無功寇退巡撫芮釗列上顏
等罪因自劾帝並責之顏之冒奪門功也弟顏亦授

千京而顏實不至京師後顏犯他罪捕逮顏逃匿及
顏出鎮以自隨顏又冒賄無厭已而事盡露廷臣并
劾顏詔勿問亨敗顏當革爵以守邊故得不奪六年
冬寧夏來復入甘州莊浪西寧涼州官軍被殺掠者九
百人失亡馬牛羊五萬有奇竑復奏劾顏尋與中官
蒙泰經行邊都御史王竑罪遣使廉問多妄帝皆不
問八年西番馬吉思冬兆諸族為亂顏討之斬獲百
四十餘人時憲宗已即位廷議以顏不勝任乃召還
會盡革奪門世爵顏自愬征番功世券如故成化二
年為遼東總兵官尋引疾罷給事中陳鉞等劾顏臨

大敵托疾避難乃下獄奪祿閒住居三年遇赦詔傳奉者復給賴還入朝謝帝曰賴坐罪罷閒安得妄列貂例賴惶恐請罪帝宥之仍給祿弘治中卒贈侯謚壯勇傳子至孫鏜嘉靖時督神機營二十八年累加至太保兼太子太師四傳至元孫時春崇禎時掌後府京師陷時春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

趙輔字良佐鳳陽人襲父職爲濟寧右衛指揮使景帝嗣位求將才尚書王直等薦輔命京營總兵官石亨試之言輔嫺騎射有智謀乃擢署都指揮僉事分典京營訓練久之進署都督僉事充左參將守懷來

天順初徵入右府涖事成化元年以中府都督同知拜征夷將軍與僉都御史韓雍率師討兩廣蠻寇克大藤峽夷其巢分兵擊破餘黨先後俘斬萬餘輔還方抵國門而賊又入潯州於是言官交劾帝不聽封輔武靖伯已廣西巡按御史端宏謂賊流毒方甚而輔妄言賊盡冒封爵不罪輔無以示戒輔乃自陳戰績而委其罪於守將歐信帝皆勿問三年總兵征建東與都御史李秉從撫順關深入連戰破之論功進侯八年廷議大舉搜河套拜輔將軍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兵皆聽節制輔至榆林賊已深入環慶固原安

定會寧縣剽掠留連三月始去輔不能制與王越疏請罷與於是言者交論輔越罪而延綏寧夏警報不畢至帝遣給事中郭鏜往勘無何輔稱病鏜亦奏輔風疾為命寧晉伯劉聚代輔及鏜還言賊於六月深入平涼鞏昌臨洮被殺掠者四千餘戶殺掠人畜三十六萬四千有奇迨七月而縱橫慶陽境內輔越已至榆林遂逡巡不進致部將遇敵輒藉口無將令徒擁重兵居糜餽餉宜治輔越弛兵玩寇罪帝不納輔還猶督京營由是言者攻益力詔姑置之十年輔辭侯乞世伯帝許其世伯侯如故僅減祿二百石言官力

爭不敢久之輔後上疏自暴其功言減祿無以贍老又云陛下泣作首命內官盧永征南鑾繼命黃順汪直誅東北虜皆莫大功烈宜付史館於是兵部尚書余子俊等言朝廷待輔甚厚每錄功而掩過今希求無厭宜置於法言官皆請治輔帝卒不問十二年辭營務家居十年卒贈容國公諡恭肅輔少俊拔有才善詞翰喜交文士遂用起名亦好結權倖故屢遭排擊卒無恙晚既病廢猶希旨獻方書為世所誚子孫慶嗣伯協守南京正德初坐傳寫諫官劉茝疏為劉瑾所惡削祿閑住四傳至元孫光遠萬曆中鎮湖

廣追明亡錄

劉聚精臺吝忝監永誠從子也嘗從永誠出塞以功得錦衣千戶遷金吾指揮同知以奪門功進都指揮僉事復超擢都督同知與封曹欽進右都督憲宗立坐交結門達謫廣東立功尋以永誠年老許歸侍養城代六年以右副總從朱永赴延綏聚追賊黃草梁遇伏鏖戰傷頰兵猶不解麾下力捍之方免頃之復犯青草溝聚與都督范瑾等分道擊敗之永等追寇叶家嶺聚亦據南山力攻寇大敗追之出境論功進左都督聚意未滿違章陳懇徹爲兵科所駁竟以有

內援將封寧晋伯八年冬代趙輔爲將軍總陝西諸
鎮兵明年正月寇入花馬池率副總兵孫鉞遊擊將
軍王璽等擊却還至高家堡寇復至敗之追奔至環
天嶺伏起夾擊又敗之鉞璽別破賊於井油山先後
獲首功二百餘奪馬四百餘匹牛羊橐畜二萬捷聞
予世券其冬索羅忽滿都魯乩加思蘭連兵深入至
秦州安定會寧諸州縣縱横數千里殺掠三千餘人
狀芒首虜十六萬賊退適王越自紅鹽池還妄以大
捷聞降璽書嘉勞頃之紀功兵部員外郎張謹奏言
賊方深入總兵范瑾等六將俱按兵觀望及僉事左

虜等自前搶來遇寇被圍撞勢不得已往救惟恭備兵備都督周賢軍稍有斬獲寇見兵合多棄所掠而去其參議康不能赴官軍遂殺之以爲功三岔之戰我軍傷多不獲一級及聚等至寇已出境乃縱其下搜山亦有被殺掠者臣驗所獻俘馘多不似番人類皆兒童婦女行道相傳皆爲流涕聚及巡撫馬文升概冒以爲功而廷寧二撫臣余子俊徐廷章附和不舉劾不能無罪於是部科及諸御史交章劾聚等詔遣給事中韓文勘之文還奏如謹言所報首功百五弃真者十九級而已帝以寇既遁置不問兵科郭鏜

等獲賊章請不聽衆舉卒贈僉諭威勇傳弟祿隆福
福孫裕中傳三千營加太子太保卒子岳嗣卒從子
樂請嗣東鄉言聚無狀功子孫不宜再襲世宗不允
裔文嗣明亡乃絕
孝襄南陽人父謙都督僉事襄襲指揮使正統九年
從征兀良哈有功進都指揮僉事已從王驥平麓川
進同知景帝即位充貴州右參將擊苗賊於偏橋敗
之景泰六年從王來征韋同烈攻破鎖兒流源諸砦
俘斬千六百人遂共克香爐山獲同烈進都指揮使
守靖州五年罷參將以都指揮分守尋坐罪徵還南

黔伯方瑛討苗賊奏乞震隨軍詔許立功贖已從瑛火敬民黨諸苗命仍充左參將瑛之平銅鼓諸賊也震亦進與武岡兜井欄等五十四砦斬獲多進都督僉事天順五年獲從瑛討平干把豬瑛卒即以震充總兵官代鎮貴州湖廣初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賦逃播洲偽稱唐太宗後嫡當聚集無賴餘僭主改元武親此叛戰敗蒙能子為師剿掠聲甚盛震進擊大破觀添保遁入貴州鬼池諸苗中復誘群苗出掠震擊兵擊擒之送京師伏誅尋進破酒堡苗賊五年春勦賊愈猖獗攻横水城溪莫宜中平諸砦皆破之長驅

至廣西西延會總兵官過興軍攻克十八團諸猺前後俘斬數千人其冬命震專鎮湖廣以李安充副總兵守貴州明年震率師由錦田江華抵雲川桂嶺橫江諸砦擊破猺賊俘斬二千八百餘人七年冬苗賊據赤谿湳洞長官司震與安分道進討擒斬賊渠飛天猴等破砦二百遂復長官司進都督同知明年冬廣西猺賊流劫湖南夜入桂陽州大掠而去震聞遣兵追擊連敗之俘斬千六百餘人成化元年廷議以貴州黎平諸府密迩湖廣五開諸衛非一大將總領不可乃復命震鎮貴州未幾獲賊首苗虫蝦是時

荆襄賊劉千斤若知尚爲亂震進討賊屢敗乘勝追之及于梅溪賊潰官軍不利都指揮以下死者三十人永有詔切責會白圭等大軍至震自南漳進兵合擊大破之賊遂平進右都督時武岡沅州靖州銅鼓五開苗賊蜂起湖貴州亦告警震言貴州終難遠制請專鎮湖廣許之乃還兵由銅鼓天柱分四道進連戰破賊直抵清水江因苗爲導深入賊境兩月間破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二千三百而廣西猺流叔桂陽者亦擊斬三千八百有奇當是時震威名著西南苗獠聞風畏懾呼爲金牌李七年與項忠討平

李[illegible]予招撫流民九十萬人荆襄遂定語具忠傳中一年苗賊復犯武岡靖州湖湘大擾明年春震與巡撫劉敷等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百餘人獲賊孥萬計論功封興寧伯叅將吳經與震有郤弟千户綬爲汪直腹心經屬綬譖之會直方傾項忠詞連震遂逮下獄奪爵降左都督南京閒住未幾直遣校尉緝事言震陰結守備太監覃包私通貨賂帝怒遣直赴南京數包等罪責降包孝陵司香勒震回京直敗震訴復爵尋卒震在湖湘久熟知苗情善用兵一時征苗功方瑛後震爲最然貪功好進事

交結竟以是敗

趙勝字堯功遷安以襲職爲永平衛指揮使正統末禦敵西直門進都指揮僉事天順初預奪門功超遷都督僉事以擊叛者曹欽進同知孛來犯甘肅勝與李杲充左右叅將從侍郎白圭西征至固原遇寇擊却之憲宗立興鼓勇營訓練成化改元山西告警拜將軍率師往援次鴈門寇已退乃還明年復出延綏禦寇會方納款遂旋師尋與耀武營四年充總兵官鎮遼東時毛憐海西諸部數入犯勝招撫之遂復入貢七年召典五軍營已改三千營十年癿加思蘭犯

宣府，詔勝爲將軍統京兵萬人禦之，以中官劉恒軍

平監其軍，亦以逗遛召還。久之，進左都督，尋加太子

太保。十九年封昌寧伯。勝體貌修偉，初爲都督，與李

景並有時名，後屢督大師，皆未見敵，無功可録。至是

以貴緣近倖得封，物論駭之。二十二年加太保，兼太

子太傅。明年，營萬貴妃塋，行崖石間，墜馬卒。贈侯，謚

莊敏。弘治初，孫鑑乞襲爵，吏部言勝無功，不當傳世，

乃授錦衣衛指揮使。

論曰：正統、景泰間，四方多故，一時疆場武臣，自楊洪、

石亨、郭登而外，如方瑛、李震、歐信定苗蠻，孫鏜戰城下，

董興靖海南俱有足多者若趙輔怯於西征陳友劉聚首功多詐並見譏當世而顧勝義聚勳畧罕聞皆膺茅土之錫惟名與器不太褻乎君子以爲非馭貴之道矣

明史卷二百十九

列傳七十

劉球 董璘 尚褫 陳鑑 何觀
鍾同 孟玘 楊集 章綸 子元應 廖莊
倪敬 盛昺 杜宥 黃讓 羅俊 汪清
楊瑄 子源 盛顒 周斌等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家居讀書卅年從學者甚衆授禮部主事胡濙薦侍經筵與修宣宗實錄改翰林侍講從弟玭知莆田遺一夏布一疋球封還貽書戒之正統六年王振欲立威遠垂用兵部尚書王驥征麓川球抗疏曰帝王之馭四裔也寇其

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故
周伐崇不克即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玁狁則命
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
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
復命魏尚守雲中以拒之以周漢之力滅崇破越易
如振槁皆釋不誅惟汲汲玁狁匈奴之備何也蓋不
窮兵於小敵惟防患於大寇所以全生民安邦國也
今巖川殘寇愚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
兵雖渠魁泉殲亦多戮群醜陛下念此窮兢僻在炎
徼爲誅爲舍無繫重輕乃降璽書原其罪纍使得自

新甚盛德也豈邊將不能宣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卄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而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是皆兵法所忌也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為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尾刺終為邊患及其未即騷動正宜以時豫防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恐沿邊將士意謂朝廷必以此鬼為不足慮遂生怠心弛解邊防卒然有警何以為禦臣竊以為宜慎防遏如周漢之於玁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

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如麓充國屯田湟中故事且耕且練廣儲蓄習水土固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明加賞罰用責成功將不煩大兵而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勅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球應詔上言臣伏按春秋知君心之與天心相爲感應如響應聲故災異之來皆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陛下因天變素服輟朝下詔罪已所以惕懼修省甚厚臣竊

以爲今日所當先者有十事焉古之聖王動與天合
雨暘寒燠罔不時若惟能懋勤典學不作無益故心
平而天不違逆臣願陛下勤御經筵少居宮苑數進
儒臣講求至道使問學日新理欲判決則君心正而
天心順矣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
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故權總於上陛下
誠宜循二聖之成規收獨持之操柄使政本歸一古
之擇大臣者既博謀廣詢又必察其果賢然後用之
及其有犯不欲直指其罪雖至大戮使自裁而已終
不加刑也今者進用大臣未嘗出公論也及有小失

輙桎梏而箠楚之若奴隸然曾未踰時吏還其職甚
非所以敬大臣也臣願自今任用大臣務極天下之
選小有過犯姑置勿言果不可容然後下法司定罪
使自爲計勿輙繫辱庶幾與共天職之意爲不乖也
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非清慎習禮者爲之則不可
交於神明今太常卿貳皆缺久無儒雅之臣考禮正
儀祀享寧無不恪宜選儒臣領其職庶可明禮樂而
享鬼神古者省方巡狩所以考政問俗洪武永樂間
亦嘗遣使巡行郡縣此與久廢故吏多貪虐民不聊
生而軍衛爲尤甚宜擇公廉幹敏之臣分行天下無

諭文武皆得考覈詢軍民利病而興革之吏治修而民肆安矣昔者以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而有所偏也邇法司上獄多有奉勅增減輕重法司既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為出入民之多冤職此之由臣以為法司專典刑獄當使各舉其職或希指枉徇則加之罪至運磚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其冤使貪者倖免廉者蒙辜宜著令自今臣下非犯公罪不得聽贖則刑罰無不中矣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今京師興作五六年矣雖曰不煩民而役軍顧軍獨非赤子乎既需之禦暴又責之力役其何堪

也比者四方災荒乞減租稅多不見許即奉詔賑卹亦鮮實惠轉徙失業實可傷痛謂宜量除田賦撫輯流移兵凶戰危天道所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分瘡痍未復又遣蔣貴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夫思任發遁逃之寇耳果擒以歸何補國家之治而緬甸將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分麓川之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陛下每錄重囚多賜原宥今乃驅十餘萬無罪之人爭一遠竄之寇而又啓他日兵戈之漸臣竊以為舛也易曰君子思患而

豫防之舍逃北質使日增包藏禍心爲患難測請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卷嚴服役私家公武舉選以求良將定名募法以招武勇廣屯田收中鹽以厚儲蓄則武備不缺而外患無虞此皆今日急務所可感格上天召致太平者也疏下廷議言球所奏惟擇太常官宜從於是修撰董璘遂乞改官太常奉享祀事劾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素爲振腹心凡天文有變皆匿不奏倚振勢爲姦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

耳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遂指球同謀並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深夜順携一小校持刃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在天汝何人得擅殺我頸斷體猶植遂支解瘞之獄戶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其子鉞求球屍僅得一臂乃瘞裙以殮順有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球之死也餘姚布衣成器登龍泉山為文哭而祭焉名其地曰發忠臺土木之難振被殺朝士立擊順斃之而德請猶無未遣還下獄論斬尋瘐死詔戮其屍景帝憐球

忠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復從教授趙永言請祀之吉安忠節祠球子長鉞次釬皆篤學痛父冤遂絶意仕進躬耕養母球既得卹兄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鉞廣東叅政釬雲南按察使璘字德文高郵人永樂十六年會試第一授編修母老乞歸母病思食鯽魚非其時矣璘禱於神舉網得二尾以奉母母病尋愈璘以是事神甚謹已起轉修撰獄解遂歸不復出尚褫字景福羅山人正統四年進士除行人嘗上書請毋因繫大臣時稱其識體擢南院御史十二年南京副都御史周銓恣肆爲奸利且以私憾摭御史諸

御史范霖楊永胡鐵不平偕同官辛浩潘英及祺等十人共劾之南京給事中劉煒盧祥等亦劾銓如御史言遂逮銓下詔獄而銓亦訐奏諸御史詔並逮之諸御史復發銓盜嫂諸事未及竟而銓瘐死指揮馮順素庇銓因言霖永鐵惡銓約束故誘諸御史脅給事中誣銓請付刑部治罪尚書金濂等遂坐霖永罪斂出半產贍銓家餘贓還職帝輕之詔鐵浩英遣戍祺及他御史皆謫驛丞明年慮囚霖永始得減死時銓實有罪諸御史發憤擊之南都吏民舉稱快顧反得重禍臺署為空由王振素惡言官故也祺既謫雲

南產仁驛氣終不懾景泰五年冬因災異上書陳數
事略言聖學之勤非徒開筵進講爲觀聽之美而已
理亂興亡之道天人感應之理務得於心而見於行
然後可以爲學至於忠直之士冒死陳言而執政者
往往格以條例輕則報罷重則中傷是言路雖開猶
未開也諸王奉藩於外者支庶日衆既苦有司拘持
複患歲祿不贍其未能安然自適如陛下子孫在宮
壼之內也近來釋教盛行誘煽華俗風俗爲之頹壞
此由掌邦禮者屈於王振之勢歲歲度僧稔至於此
宜盡勒歸俗還爲衆民師保之官古不必備今則充

滿朝掌名器漸輕凡此皆望陛下有以審處章下禮部尚書胡濙惡其刺己悉格不行尋量移豐城知縣敦尚儉爲邑豪誣搆繫獄處士吳與弼知其賢投詩救之乃得釋成化初以大臣會薦擢湖廣僉事初有詔荊襄流民許所在附籍既而都御史項忠復遣還鄉令下督催嚴急多致道死視惻之欲緩其事陳牒巡撫吳琛言欲遵前詔恐附籍者多後難爲計欲奏都御史令恐散無所歸患且不測請進止琛惡其慢僉以報忠忠怒遂劾視然視意在恤民雖中朝亦知之卒申令流民聽附籍不願乃遣還鄉由是居者得

免遷徙梳之力也爲僉事十年所司上其治行賜誥
旌異致仕卒
陳鑑字貞明高安人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正統中
擢御史鑑律身嚴苦厲風節出按順天諸府疏奏習
俗積獘大略言今風俗澆漓京師爲甚冦攘竊發鬭
毆爲多此愚者以爲不急而知者所深慮也請申明
舊典參以古禮使簡而易知畏而不犯庶風俗還淳
魁盜不作章下禮部謂已有禁令格不行改按貴州
麓川賊思機發自大軍再征已窮竄屢上書哀訴乞
宥罪通貢而王振不許復大舉遠征時雲南貴州軍

民疲敝苗冦乘機煽動閩浙間盜賊亦發舉朝皆知其不可畏振莫敢爭鑑抗章言今賊酋遠遁假日視息不爲邊患宜耑責雲南守臣相機勦滅無事遠勞禁旅萬里長征振太怒欲困之改鑑雲南叅議使赴騰衝招賊而怒猶未已摭鑑爲巡按時嘗請四川播州安撫司改隸貴州以爲鑑罪令兵部劾之逮下吏法司坐鑑變亂舊章論死繫獄明年景帝嗣統乃得赦尋授河南叅議致仕歸卒先是侍講劉球以言事慘死中外莫敢言鑑一論奏竟以得禍由是益以言爲諱至景帝時言路始開廷臣爭發憤上書而其時

以言得罪者自何觀始觀以善書爲中書舍人景泰二年奏劾尚書王直輩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今不宜在左右又言瓦剌使臣來責徒費犒賚不若安置南方絕往來之擾時中貴用事者見疏中權奸語以爲侵己激帝怒欲罪之下科道參議吏科毛玉主奏稿力詆觀林聰請易之玉不可聰以語葉盛乃偕同官固索視皆請易之玉曰上怒甚奈何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雖怒觀猶令我曹參議甚盛德也君不念劉球乎球死至今王振馬順人皆詈恨之萬一雷霆之下致有不測是我曹爲之而使君父

棠拒諫名也且諸君獨不爲身計耶玉意猶躊躇數語奏之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恨吏部語益侍郎項文曜屬之也帝怒下觀詔獄杖之謫九溪衛經歷

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父復宣德八年進士歷翰林院修撰與劉球善球上封事復預其謀妻勸止明日球詣復即邀偕行復已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爲球出而嘆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上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卒妻深悔之每號輒曰早知爾爲若與劉公偕死同幼聞母言即感奮思成父

志嘗令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嘆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景泰二年舉進士明年授御史遇事敢言慷慨太子既卒同與郎中章綸待漏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已而京師有災異同微諷禮部尚書胡濙濙愕然曰君欲取死耶而爲是言同發憤乃上疏論時政因及復儲事其略曰近得賊諜言也先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乃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擁惡戕

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叅戡
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
勦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
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氛
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
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
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
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
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群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
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必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

可振矣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今皇儲未建國本猶虛臣竊以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竭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又言昔嘗命將帥各陳方略經旬踰時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尚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顧排抑之所舉者率多親舊及富厚之家即長材屈抑孰肯為言朝臣歟擾若此此臣所以撫膺流涕焉今日妨賢病國者

甿也疏入帝不懌下所司議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帝納其言因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而銜同甚未幾後數日章綸復偕疏繼上下詔獄考訊遂并繫治同時五年五月也明年八月大理少卿廖莊以諫儲事予杖左右言事由同倡同實罪魁帝乃封巨挺就獄中杖之同竟死時年三十二同之上疏也纍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馮猶盤辟再四乃去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英宗復位亟嘆同忠臣贈大理左寺丞錄其子啓爲國子生啓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廩餼送之成化中同妻羅

氏自陳貧窶乞令次子越入國學帝即以爲通政知
事而給羅氏月廩尋賜同謚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
聯位竟如同初志方同下獄後有禮部郎孟玘者上
疏繼言之帝獨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
黃𤨏獻議易儲不過爲逃死計耳乃公等遽成之公
等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等又下獄矣
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
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爲有膽當進一官處
之乃以集知安州玘閩人集常熟人也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

事景泰初召爲儀制郎中綸見國家多故每條[illegible]
事嘗上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也先既議和請力
圖修攘以待其變中官興安用事最佞佛請帝建大
隆福寺四年三月寺成帝將臨幸綸言萬乘之重不
可臨異端之宮史官書之實累聖德時河東鹽運判
官濟南楊浩除官未行亦上章諫帝即罷幸浩後累
官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綸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
變之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恤災救民之仁節
濫賞之費罷冗官之俸慎差遣之擾修義倉汰僧徒
語頗切至明年五月復陳修德弭災十四事曰謹天

戒任燮理養聖躬節幸御崇儉約勤聽政惇孝弟慎
賞賚重名爵革巡撫擇重臣辨異端却貢獻汰冗官
其大者謂内官不可干外政使臣不可假事權後宮
不可盛聲色凡陰盛之屬請悉禁罷而其言惇孝弟
謂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願退朝之暇朝謁兩
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
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
皇遠在塞外下詔傳位是以天下讓也陛下與上皇
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
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前言或朔望或

節旦率群臣朝見上皇於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天下之至願也更望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沴自弭疏入帝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繫詔獄越二日鍾同亦下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卒無一語會大風揚沙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明年杖廖莊闕下因封杖就獄中杖綸同各百同竟死綸死復甦繫如故英宗復位立釋之命內侍檢前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語帝嗟嘆再三即擢禮部右侍郎綸旣以大節爲帝

所重而性亢直不能諧俗石亨招公卿飲綸辭不往

采數與尚書楊善論事不合亨善共短綸乃調南京

禮部就改吏部憲宗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言

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寧自安陛下踐祚

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三綱五常實原於此乞俟來春

舉行議雖不從天下莫不服其言成化元年兩淮饑

奏救荒四事報可四年秋子元應以冒籍舉京闈南

京御史楊智等因劾綸詔侍郎葉盛等往勘之明年

綸與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持論不協既劾罷九十

餘人乃上言郎中潘孟時等三人不當黜御史方進

等十六人不當留皆由諸部臣不從臣言而明又剛愎凡年踰六十者不問賢愚悉從黜汰而其所屬御史乃無一人明威福自恣不宜居憲職又言南京六科給事中王讓等妄自矜抗不赴部考察宜按問因薦郎中車寧等二十五人章并下盛等是時讓恣睢乖戾凌轢大臣而御史孔儒清軍浙江用刑過酷綸皆考居殿由是二人鼓煽同類連章劾綸綸亦屢疏求罷帝不聽既而盛等劾上元應實冒籍帝宥綸而綸所奏他事亦悉不問未幾轉南京禮部左侍郎溫州知府范奎被論謫官綸言溫州臣鄉郡奎大得民

將辭官之日士民三萬人哭泣攀轅留十八日乃得去請還之以慰民望章下所司竟報寢綸性戇好直言不為當事者所喜以故為侍郎二十年終不得遷請老去久之卒居數年其妻張氏上其奏稿且乞恩帝嘉嘆乃贈南京禮部尚書諡恭毅官其次子鴻臚典簿元應後舉進士為南京給事中偕同官極論陳鐵罪忤旨停俸孝宗嗣位上治本五事官終廣東布政使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改庶吉士與知縣孔友諒等七人歷事六科英宗初授刑科給

事中謇諤敢言正統二年御史元亮請如詔書糾遣軍侵没糧餉不允按察使龔鎰亦請如詔書宥盜犯未獲者帝已賜允而法司寢不行莊以詔書當信上章争之五年詔京官出修荒政兼徵民逋莊廉使者督趣困民請寬災歉州縣俟秋成帝多從其請先是倉場庫局陰陽醫學師儒驛遞諸小吏布政司多自行勾訊亦有具奏提問者至是陜西布政使郭堅請定畫一例法司謂宜從布政使勾問莊言律載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六品以下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取問則倉場諸小吏但當從風憲官問而

示當從布政司問明矣法司議不可許帝納其言凡
孫所駁正明律意識大體皆此類也賑荒陝西全活
甚衆還奏寬恤九事多議行楊士奇家人犯法偕同
官論列或曰獨不爲楊公地乎曰正所以重楊公也
八年大理寺官皆下獄命與御史張驥全署寺事踰
月即以爲左寺丞久之遷南京大理左少卿南京刑
部侍郎齊韶者王振鄉人由御史超遷倚振勢氣凌
諸官涖任歲餘淹斃獄囚百二十人有奸人陳扶與
所親賈福爭襲指揮職福訟於官韶納扶賄欲奪福
官與之爲莊所駁移鞫於都察院御史張春曹得趙

要索玦對簿詔怒不違竟捶福至死守備中官劉寧以聞詔被逮玦亦誣莊及春等受福賂俱徵下詔獄時詔已失歡於振馬順因奏詔納賄及玦誣懟狀而詔又強娶史氏女爲小妻乃嘗被選入宮受賚者文僭買永嘉大長公主臥榻至是并發罪當死莊乃得釋詔竟戮於都市景泰五年七月上疏曰上皇在南宮臣未知陛下萬幾之暇曾時時朝見否臣曩在朝睹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群臣朝謁東廡恩禮隆洽群臣皆感嘆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願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

法或商略治道歲時令節俾群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國家所繫之重不特此也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與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保屬天下之人心即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不報明年八月遭母憂赴京陛見帝怨憶前疏命廷杖

分十謫定羌驛丞天順初召還時母喪未終復遣
喪特予祭葬命起復仍官南京天順五年擢禮部右
侍郎尋調刑部俱在南京成化初為御史鄭安所劾
帝不聽既而莊進表詣京自辯且求罷帝慰諭之留
為刑部左侍郎逾年卒贈尚書謚恭敏莊為人好剛
使氣言辭憤激且喜面折人過人不能堪而實坦懷
無芥蔕然不屑細謹好存謝賓客為歡狎既官法司
或勸稍屏往來遠嫌疑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
臣心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為斂衆裒
錢助其喪人始信莊廉靖其淵達蓋天性也

倪敬字汝敬無錫人祖峻永樂間爲兵科都給事中敬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初畿輔饑命敬出視敬請蠲田租戶部不可敬再疏爭竟得請巡按山西時有入粟補官之令敬奏罷之戍將侵餉者悉按治豪猾歛手再按福建時議將復銀冶敬來行即抗疏論得寢既至奏言諸司器物悉取諸縣縣濫派於民比其去悉攜之代者至濫派如初大爲民累請自今籍記於官不得私攜且通行禁絕從之鎮守監臣戴細保貪橫敬列其罪以聞帝召細保還命敬捕治其黨吏民相慶代還留家四月爲都御史所劾命

逮治尋復職六年七月敬以時多災異偕同官吳渚盛景江陰杜宥蕪湖黃讓安福羅俊固始汪清上言近災祲頻作實由人事不修夫府庫之財皆取於民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有妨於治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彼異端邪敎非直能興禍作福顧乃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既無力役又除租賦所以厚之如此不知櫛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保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遂至幽錮踰年不釋非所以昭示聖德也願罷桑門之

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因天下幸甚帝尚即位以來號能納諫至是漸衰得疏不懌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帝報聞然意終不釋未幾詔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諭令去之於是御史罷黜者十六人尚敬等預焉皆謫馬典史敬得廣西宜山英宗復辟詔皆授知縣乃以敬知祥符會安遠侯柳溥先鎮廣西器敬及是西征請以自隨遂改督府都事踰年師還還卒士類惜之景清並景泰二年進士甯讓並五年進士俊則敬同年生也皆授御史景儁負意氣嘗按廣東劾巡撫侍郎揭稽不職稽亦誣劾

累韶華逮問獄成累復官搢謫知府敬遷得上疏迺
以草示累時累從父啓東以御醫出入禁中累因備
知帝禁秘事爲點定疏草同署以上遂得罪謫古田
典史遷羅江知縣縣故無城德陽大盜趙鐸率衆來
寇累設奇擊却之民爲立祠擢敘州知府亦有禦寇
功宥遷英德知縣時鄰境多寇宥創立縣城賊至死
守糧盡圍不解夜縋死士焚其營賊始驚潰移韶州
通判謝病歸讓知安岳遷中府都事錦衣門達隸恣
橫讓執而撻之達捃摭其罪坐戍廣西赦還復冠帶
囊無一錢惟課耕自給後嘗巡按四川有廉聲仕終

南雄知府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剛直尚氣節景帝不豫廷臣請建東宮帝不允瑄與同官錢璡樊英憂形於色曰此當復請閣禮部將再具疏瑄等喜與諸御史約曰若上固不可吾輩當免冠叩頭以去就爭第舉朝若是上寧不動心議既定會奪門事起乃已天順初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并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閣臣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往勘而命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而大懼訴於帝請罪之不許

朱戩亨迺推還適甚瞿晃十三傳遺御史張鵬盛顒閻斌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冕陶復及御史劉泰魏翰康驥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聞之洩於亨亨乃先與吉祥泣訴於帝謂鵬爲已誅內官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爲報讐明日鵬等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言功濫職帝詰之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言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

得徵而何帝默然竟不理鵬及諸御史於獄榜掠備
至俱赭並使者鞭等無所引乃坐都御史耿九疇羅
綺主謀亦下獄論瑄鵬死餘遣戍亨等復譖諸言官
帝諭吏部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餘悉調外於
是尚書王翺列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御史吳禎
等二十三人詔以玘等爲州判官禎等爲知縣會大
風震雷拔木發屋須臾雨雹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
外而曹吉祥家大木俱折雹尤甚二人亦懼掌欽天
監禮部侍郎湯序本亨黨亦上言上天示警宜恤刑
獄於是帝感悟戍瑄鵬鐵嶺餘並量知縣秦翰賜三

佟復職而圮楨等亦得無譴瑄鶴精率遺邏承飛[illegible]
淡肆赦放還或謂嘗詰蔣吉祥謝二人卒不往復鬪
戍南丹憲宗即位並還故官瑄尋遷浙江副使杭州
衛指揮陳盼父子肆虐海寧奸民管虎等巧於告訐
有司莫敢問瑄悉捕罪之按行海道禁將校私繫咸
卒立五日一操法定海及霸衛健跳二所故有捍海
塘至是俱圮為修築之又築海鹽堤岍二千三百丈
佟得莫居為副使十餘年致績卓然進按察使察吏
新獄嚴明不暫禁官署毋蓋桑奪民利西湖水舊萄
溉諸縣田十七萬頃將湮塞過半瑄請浚之設防置

肺以利灌溉功未就遇疾及疾亟同官入視猶與論浚湖事語不及私遂卒海鹽人祠祀之始與瑄同下獄者盛顒字時望無錫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皆景泰二年進士王鑑太原人趙文博代州人彭烈峽江人李人儀隆昌人邵銅閬縣人鄭晃樂平人皆進士並擢授御史顒降東鹿知縣斌江陰鑑膚施文博淳化烈江浦人儀襄陽銅博羅晃衡山並有善政東鹿徭役苦不均顒爲立九則法上下稱便繼者莫能易母憂去民留之不得伺其服除相率詣闕乞還顒顒因再任東鹿益不用鞭扑訟者諭之輙叩頭聽受

不復辨隣邑訟不決亦皆赴訴片言折之各心厭

郊外有隙地爭來築室居之遂成市因號清官店賦

有德於江陰民歌曰旱爲災周公禱甘霖來水爲患

周公禱陰雲散天順七年斌先以薦擢開封知府瑞

顯等至憲宗嗣位所句始以治行聞帝曰諸臣直諫

爲權倖所排又善於其職其悉予郡於是擢顯邵武

知府鑑延安文博衡輝烈河南人儀荊州銅溫州晃

衡州顯復以任治劇調延平二府之民皆愛之巡按

御史上顯政績而陝湖廣守臣亦上鑑人儀居縣時

治行皆特賜封誥顯累遷陝西左布政使時三邊後

譽歲祲洊饑頤著經畫餽餉無缺軍民悉安成化十
七年召為刑部右侍郎遇重獄務求其生且為條疏
勤居二年調南京未赴會山東旱饑盜起改左副都
御史往巡撫甫至露禱於天大雨沾溉槁禾復蘇乃
舉救荒之政既賑餘粟尚百餘萬石又推行九則法
於諸府縣貪暴表忠良除苛政民心翕然歸之居三
年以老致仕弘治中卒斌歷廣東右布政使初去江
陰民立生祠及自開封遷去民亦涕泣追送焉鑑初
為御史嘗於左順門面斥中官非禮中官怒甚會有
詔考察御史因屬都御史蕭維禎去之維禎不可而

止人皆重其風節文博終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卒

廣東左布政使瑄子源字本清爲諸生以通曉天文

授五官監候正德元年劉瑾等亂政上言自八月初

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

星天王正位也宜安而靜今乃動搖其占曰人主不

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游弋獵無度以致然也

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減於常第二曰天璇法

星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

山林則不明第三曰天機令星不愛百姓驟興征搖

則不明第四曰天權伐星號令不當則不明伏希陛

下祇畏天戒安居深宫絶嬉戲禁廻畋罷騎射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倖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以弭災變疏下禮部尚書張昇等稱源忠愛報聞造十月霾霧時作源言此衆邪之氣陰冐於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又上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火星叅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夏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儞官亦學為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君之心共瑾矯旨又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

其妻靳蘆衣述獎驛後楊氏父子忠懇讜言天下為
去論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萬曆中廷臣条請
易名熹宗即位賜謚忠愫

論曰當王振擅權大臣俛首言官結舌而劉球以壯
詞臣抗慨數陳論事剴切竟乃身遭毒手屍填獄塞
何其酷也鍾章之倫誼存舊主楊瑄父子指斥權姦
被誣瀕死而不悔非立志皎然不欺者歟夫景帝號
能受言而忠良蒙禍英宗雅稱推直而臺諫投荒斯
謂止華受書顧如是其難耶是可為太息者也